

上元縣志

地 220.15
34
15



上元縣志卷二十七 藝文

賦

江賦

郭璞景純

谷五才之並用實水德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
源乎濫觴聿經始於洛沫攏萬川乎巴梁衝巫峽以
迅激躋江津而起漲極泓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森茫
總活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於
岨崧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乎柴桑
網絡群流商擢涓澮表神委於江都濕流宗而東會
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滂沛滂汗六州之域經營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一

炎景之外所以作限於華裔壯天地之嶮介呼吸萬
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激逸勢以前驅乃
鼓怒而作濤峨嵒爲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衡
霍磊落以連鎮巫廬鬼崛而比嶠協靈通氣瀆薄相
陶流風蒸雷騰虹揚霄出信陽而長邁淙太壑與沃
焦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萬丈壁立赧駁虎
牙嵒豎以屹峩荆門闕竦而磐礴圓淵九迴以懸騰
溢流雷响而電激駭浪暴洒驚波飛薄迅復增澆涌
湍叠躍砢巖鼓作崩澌掣濤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灑
湟忽決瀦澗瀾滄漩環榮滄浪澗瀆瀆瀑漫滅盡浪龍



鱗結絡碧沙遺漣而往來巨石碑砢以前却潛演之
所汨湫奔溜之所磔錯厓廉爲之泐嶮嶠嶺爲之崑
嶠幽澗積阻礧砢礧礧若乃曾潭之府靈湖之淵澄
澹汪洸瀆混困沚泓沚澗滌涪鄰圃潏混澣顯渙流
映揚焗溟漭渺涵汗汗泐泐察之無象尋之無邊氣
滃渤以霧杳時鬱律其如烟類胚渾之未疑象太極
之構天長波淡滌峻湍崔嵬盤渦谷轉凌濤山頽陽
侯破礧以岸起洪瀾沓演而雲迴沓淪滾滾乍泥乍
堆礧如地裂豁若天開觸曲雁以縈繞駭崩浪而相
礧鼓唇窟以崩渤乃溢湧而駕隈魚則江豚海豨叔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二

鮪王鱣鰈鯨鯨鮪鯢鯢鯢鯢或鹿駝象鼻或虎狀龍
顏鱗甲錐錯煥爛錦班揚鱗捍尾噴浪飛颯排流呼
哈隨波遊延或爆采以晃淵或嚇鯢乎岩間介鯨乘
濤以出入鰓鯨順時而往還爾其水物怪錯則有潛
鵠魚牛虎蛟鉤蛇蝮螭螭蠃蠃蠃鼈鼈王珧海月土
肉石華三蠖蚌江鸚螺蜃蝸璣蚌腹蟹水母目蝦紫
蚌如渠洪蚌專車瓊蚌晞曜以瑩珠石蚌應節而揚
葩蛭蟪森衰以垂翹玄蠃蠃礧而硯礧或泛激於潮
波或混淪乎泥沙若乃龍鯉一角奇鷄九頭有鼈三
足有龜六眸鱗蟹勝躍而吐璣文魮磬鳴以孕璆螭

螭拂翼而掣耀神蜈蚣輪以沈遊駢馬騰波以噓蹠
水兕雷咆乎陽侯淵客築室於巖底鮫人構館於懸
流電布餘糧星離沙鏡青綸競紆縟組爭映紫菜熒
畦以叢被綠苔鬚髯乎研上石帆蒙籠以蓋嶼萍實
時出而漂泳其下則金礦丹礫雲精燭銀瑤珊瑚瑰
水碧潛瑁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濱或頰彩輕
漣或焗曜崖鄰林無不溇岸無不津其羽族也則有
晨鵠天雞鷓鴣鷺鷥陽鳥爰翔于以玄月千類萬聲
自相喧聒濯翮疏風鼓翅翻翮揮弄洒珠拊拂瀑沫
集若霞布散如雲豁產旣積雨往來勃碣檣杞積薄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三

於溇涘協榷森嶺而羅峯桃枝篔簹實繁有叢葭蒲
雲蔓褰以蘭紅揚皜眊擢紫茸蔭潭隩被長江繁蔚
芳薜隱藹水松涯灌芊蕖潛蒼蔥龍鱗躡踟於垠
隙獫獫睽睽乎奩空迅蛭臨虛以騁巧孤攫登危而
雍容夔拓翹陸於夕陽鴛雛弄翮乎山東因岐成渚
觸澗開渠激壑生浦區別作湖磴之以灩澦渫之以
尾間標之以翠翳泛之以遊菰播匪藝之芒種挺自
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菰翹莖瀟蘂濯穎散裏
隨風猗萎與波潭沲流光潛映景炎霞火其旁則有
雲夢雷池彭蠡青草具區洮漏未漉丹凜極望數百

沅澧晶滄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幽岫
窈窕金精玉英瓊其裏瑤珠怪石碎其表驪虬穆其
址梢雲冠其嶸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靈矯冰夷
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嘖而嚇眇撫凌波而鳧躍吸翠
霞而夭矯若乃宇宙澄寂八風不翔舟子於是揚棹
涉人於是攬榜漂飛雲運餘艖舳臚相屬萬里連檣
泝洄汭流或漁或商赴交益投幽浪竭南極窮東荒
爾乃縉霧裊於清旭規五兩之動靜長風颺以增扇
廣莫颺而氣整徐而不颺疾而不猛鼓帆迅越趨漲
截洞凌波縱施電往杳溟霽如晨霞孤征渺若雲翼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四

絕嶺倏忽數百千里俄頃飛廉無以睎其蹤渠黃不
能企其景於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衣則羽褐食惟
蔬羶椀澱爲泔夾深羅筌簫灑連鋒罾罾比船或揮
輪於懸碕或中瀨而橫旋忽忘夕而宵歸詠采菱以
扣舷傲自足於一嘔尋風波以窮年爾乃域之以盤
巖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沍汜鼓之以朝夕川流之所
歸湊雲霧之所蒸液珍怪之所化產傀竒之所窟宅
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魄播靈潤於千里越岱
宗之觸石及其譎變儵况祥符非一動應無方感事
而出經犯天地錯綜人術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

窮之於筆若乃岷精垂曜於東井陽侯遯形乎大波
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駭黃龍之負丹
識伯禹之仰嗟壯荆飛之擒蛟終成氣乎大阿悍要
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悲靈均之任石歎漁父之
櫂歌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鼉鼉感交甫之喪佩
慙神使之嬰羅煥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保不
虧而永固稟元氣於靈和考川濱而妙觀實莫著於
江河

郊居賦

六朝沈約

惟至人之非已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洎咸得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五

性以爲場獸因窟而獲騁鳥先巢而後翔陳巷窮而
業泰嬰居湫而德昌僑棲仁於東里鳳晦迹於西堂
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
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披東郊之
寥廓入蓬藿之荒忘旣從豎而橫構亦風除而雨攘
昔西漢之標季除播遷之云始違利見於海昏劍惟
桑於江汜同河濟之重壘踰班生之十紀或辭祿而
反耕或彈冠而來仕逮有晉之隆安集躄虞於天步
世交爭而波流民失時而狼顧延亂麻於井邑曝如
莽於衢路大地曠而迷容旻天遠而誰訴伊皇祖之

翳辰逢時艱之孔棘違危邦而窘驚訪安土而移卽
肇胥宇於朱方掩間庭而晏息值龍顏之鬱起乃憑
風而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脩衢以騁力遷華扉而
來啟張高衡而徙植傍逸陌之修平面淮流之清直
芳塵浸而悠遠世道忽其空隆縣四代於茲日盈百
祀於微躬嗟敝廬之難保若實籜之從風或誅茅而
剪棘或旣西而復東乍容身於白社亦寄孳於伯通
迹平生之耿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念望東
臯而長想本忘情於狗物徒羈紲於天壤應屢歎於
牽絲陸興言於世網事滔滔而未合志悵悵而無爽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六

猷其如玉值銜圖之盛世遇興聖之嘉期謝中涓於
初日叨光佐於此時闕投石之猛志無飛天之麗辭
排陽烏而命邑方河山而啟基翼儲光于三善長王
職於百司競鄙夫之易失恩寵祿之難持伊前世之
責任罕紆情於邱窟譬叢華於楚趙每驕奢以相越
築甲館於銅駝並高門於北闕闢重扃於華閫豈蓬
蒿所能沒教傳嗣於境壤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哲而
爲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權於城市豈邀名於屠肆
詠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爾乃傍窮野抵荒郊
編霜菼葺寒茅構棲噪之所集築町疇之所交因犯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七

檐而刊樹由妨基而剪巢決渟洿之汀澹塞井甃之
淪坳藝芳枳於北渠樹脩楊於南浦遷甕牖於蘭室
同肩墻於華堵織宿楚以成門籍外扉而爲戶旣取
陰於庭樾又茵籬于芳杜開閣室以遠臨闕高軒而
傍觀漸沼沚於雷垂周塍陌於堂下其水草則蘋萍
芡芰菁藻蒹菰石衣海髮黃荇綠蒲動紅荷於輕浪
覆碧葉於澄湖食嘉實而却老振羽服於清都其陸
卉則紫鼈綠菴天著山韭雁齒麋舌牛唇菰首布蓮
南池之陽爛熳北樓之後或幙渚而芑地或縈窓而
窺牖若乃園宅殊製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林千樹石

崇則雜果萬株並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
紛披翦鬱吐綠攢朱羅 映戶接雷承隅開丹房以
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英於紫帶銜素蕊於青跗
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遺音上下楚雀多名流嚶雜響
或斑尾而綺翼或綠矜而絳頰好葉隱而枝藏乍間
闌而來往其木禽則大鴻小雁天狗澤虞秋鷺寒鶻
脩鷁短鳧曳參差之弱藻戲瀼澗之輕軀翅抃流而
起洙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魴織儻巨鱗碧
鱗朱尾修顱偃維小則戲渚成文大則噴流揚白不
興羨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其竹則東南獨秀九府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八

擅奇不遷植于淇水豈分根於樂池秋蜩唵葉寒雀
噪枝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之垂訪住塗之軫迹
觀先識之情僞每誅空而有 皆指難以爲易不自
已而求足並尤物以興累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
所避也原農皇之攸始討厥播之云初肇變腥以粒
食乃人命之所儲尊井田之往記考阡陌於前書顏
簞食而樂在鄭高廩而空虛頃四百而不足畝五十
而有餘撫幽衷而跼念幸取給于庭廬緯東菑之故
耜浸北畝之新渠無褰爨於曉蓐不抱恟於朝疏排
外物以齊遣獨爲累之在余安事干斯之積不羨汶

湯之墟臨異維而騁目卽堆塚而流眄惟茲山之培
塿乃文靖之所宴驅四牡之低昂響繁笳之清轉羅
方圓而綺錯窮海陸而兼薦奚一權之足偉委千金
其如線試撫臆而爲言豈斯風之可扇將通人之遠
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徙睇識方阜於歸津帶
修汀於桂渚肇舉鍤於疆秦路縈吳而欵越塗被海
而通閩懷三鳥以長念伊故鄉之可珍實愆期于晚
歲非失步于方春何東川之瀾瀾獨流涕於吾人謬
參賢於昔代丞徒遊於茲所侍綵旄而齊轡陪龍舟
而遵渚或削席而賦詩或班觴而宴語總惟一朝冥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九

漢西陵忽其蔥楚望商飈而永歎每樂愷於斯觀始
則鐘石鏘鉉終以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
竿貴則丙魏蕭曹親則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霧而歇
滅與風雲而消散眺孫后之墓田尋碓霸之遺武實
接漢之後王信開吳之英主指衡岳而作鎮苞江漢
而爲宇徒微言於石槨遂延災於金縷忽蕪穢而不
脩同原陵之臙臙寧知螻蟻之與狐兔無論芻蕘之
與牧豎豎睇東嶽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蓋昔儲之舊
苑實博望之餘基修林則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
芝風臺累翼月榭重栴千櫨捷業百拱相持早轅林

駕蘭柁水嬉踰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茲咸夷漫
以蕩滌非古今之異時爲余眸於長域覲高館於茲
嶺雖混成以無跡實遺訓之可秉始餐霞而吐霧終
陵虛而倒影駕雌蜺之連卷泛江天之悠永指咸池
而一息望遙臺而高騁匪爽言以自誇冀神方之可
請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
風雲而吐潤其爲狀也則巍峩崇岑喬枝拂日崑嶷
岩孳墜石堆星岑峯筆吼或坳或平盤堅枕卧詭狀
殊形孤磴橫插洞穴袤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亘繞
州邑欵跨郊坳素烟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十

櫺于木末室閭蘿蔦檐梢松栢括既得理于兼謝固忘
懷于饑渴或攀枝獨遠或陵雲高蹈因葺茨以結名
猶觀空以表號得忘已於茲日豈期心於來報天假
余以大德荷茲賜之無疆受老夫之嘉稱班燕禮於
上庠無希驥之秀質乏如珪之令望邀昔恩于舊主
重匪服于今皇仰休老之盛則請微軀于夕陽勞蒙
司而獲謝猶奉質于春坊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
翱翔棲余志于淨國歸余心于道場獸依墀而莫駭
魚物沼而不綱旋迷塗于去轍篤後念於徂光晚樹
開花初英落藥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而雜紅紫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十一

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其芳襲余風騷屑於
園樹月籠連於池竹蔓長柯於簷桂發黃花於庭蘂
冰懸瓘而帶坻雪縈松而被埜鴨屯飛而不散雁高
翔而欲下並時物之可懷雖外來而非假實情性之
所留滯亦志之而不能捨也傷余情之頽暮罹憂患
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懽殊方而並失時復託情魚
鳥歸間蓬華旁闕吳娃前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焉請
日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事之官靡述徒重于高門
之地不載于良史之筆長太息其何言羞愧心之非

金陵賦

國朝王禧

原大輿之韜結萃名勝于江東龍蜿蜒于北阜虎蹲
踞于西壟遲顯赫于春秋早開闢于鴻濛越王有臺
望吳宮之花草秦淮帶水洩王氣之龍葱鑿蹕廵方
埋精鏐而鎮地秣陵爲縣指高塚而旌忠爾乃孫氏
稱雄漢綱失紐聽伯符以坐大包天塹而奄有石城
甘水勝武昌之多魚建業高宮踵靈光之不朽東風
旣便擁佳麗于二喬西壘心摧縱朦腫于三岫若其
馬牛易族瑯琊保南君號元明聊續中朝事業臣稱
王謝共綿晉代衣冠莫不倚武湖爲後沿臨朱桁爲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三

前觀長干分乎小大柵連淮曲臺石相爲唇齒墅築
東山迫夫兵合景陽歌殘玉樹宋齊雜霸旣奄忽以
隨風蕭陳代興亦飄零而委露祇令弔寄奴於草萊
笑道見于逕路武皇佛佞而失身叔寶色荒而隕緒
山河似舊城郭非主林巢春燕池翔野鷺江子之生
花倩筆祇傷別怨于霞飛麗華之妝髮照人難挽降
帆于日暮迨乎唐宋寂爾邱墟禾黍高低盡六代之
宮寢松楸遠近咸干官之屋廬太白登臨有半落中
分之句荆公吟眺寫送青將綠之詩能嗔謝秋漂泊
後庭于杜宇去塵段拂得諧名士之蛾眉至若鼎去

昇州濠來真主集慶建爲應天遠畧恢乎典午城周
遭之四十里豈羨秦州京陪重千三百年並稱天府
詎不美哉是都萬家安堵巍矣高陵百官朝祖伊瀆
池之弄兵乃腹心之不顧實誰爲之厲階遂淪胥乎
樂土幸而彼蒼眷矜乎地肺吾

皇惻愴而南撫爰顧牧伯仁言斯溥復遶方召勤勞我
所闔室九空錫以杜母相併懸磬燭共額賦日月悠
長蒼髻怵舞民氣樂康士風醇古值此豐年永熙純
嘏鍾阜之陽淮流之滸亂曰歸去來丕休哉貧士失
職兮坎壈欲上萬言兮焉裁慶值昇平兮化日佳山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三

水兮文物國彈琴以詠兮堯舜風逸矣樂饑兮無恨
色

詩

景陽樓侍宴

國朝 劉義恭

丹堦設金屏瑤樹陳玉床溫宮冬開燠清殿夏含霜
蔓布遐馥輕葉振遠芳彌望錯無際肆睇周華疆
象闕對馳道飛廉屬方塘邸寺送暉曜槐柳自成行
通川溢輕艦長街盈方箱顧此燭火微何顏側天光

王僧孺

金爍鋪可鏡桂棟儼臨雲沾觴均飲德服道驗朝聞

詎論勇聞善非耻堯爲君小臣亦何者短翮屢追郡

元武觀 在關上

江總

詰曉三春暮新雨百花朝星官疑度漢天駟動行鑣
旆轉蒼龍闕塵飛飲馬橋翠觀迎斜照丹樓望落潮
鳥聲雲裏出樹影浪中搖歌吟奉天詠未必待聞韶

忠勤樓

汪廣洋

西掖延秋爽高樓倚太清王繩當座轉銀漢近人明
上相思經濟諸公任老成不知前席夜曾話及蒼生

樂遊苑應詔

苑蔚宗

崇聖歸朝闕虛寂在川岑山梁協孔性黃屋非堯心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十四

軒駕時未肅文囿降照臨流雲起行蓋晨風引鑾音
原薄信平蔚臺澗備層深蘭池清夏氣修帳含秋陰
遵渚攀蒙密隨山上嶮峯睇目有極覽遊情無近尋
聞道雖已積年力互顏侵探已謝丹轍感事懷長林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虔

沈約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我皇秉至德忘已用堯心
愍茲區宇內魚鳥失飛沉推轂二峭道揚旆九河陰
超乘盡三屬選士皆百金戎車出細柳餞席樽上林
命師誅後服授律緩前禽函轅方解帶堯武稍披襟
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潯將陪告成禮待此未抽簪

樂遊苑應詔送張徐州

邱遲

詰且闐閣開馳道聞鳳吹輕羨承王輦細草藉龍騎
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巢空初鳥飛荇亂新魚戲
實惟北門重匪親孰爲寄參差別念舉肅穆恩波被
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

芳樂苑侍宴

王僧孺

廻輿避暑宮下輦近風館散漫輕烟轉霏微高雲散
蔓草亘岩垂高枝起天半回風稍驚水落花漸斜岸
妙舞駐行雲清歌入層漢醉顏暢有懷德音良已粲

歲暮還青溪宅

江總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五

悒然想泉石驅駕出城臺翫行春前笋驚花雪後梅
青山殊可對黃卷復時間長繩豈繫日濁酒傾一杯

開善寺

明洪武改名靈谷

陰鑑

鶯嶺春光遍玉城野望通登臨情不極蕭散趣無窮
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棟裏歸雲白牕外落暉紅
古石何年卧枯樹幾春空淹留昔未及幽桂在芳叢

遊棲霞寺

江總

霖霖時雨霽清和孟夏肇棲宿綠野中登頓丹霞杪
敬仰高人德抗懷塵物表三空豁已悟萬有一何小
始終情所寄冥期諒不少荷衣步林泉麥氣涼昏曉

垂風面冷冷候月臨皎皎烟崖憇古石雲路排征鳥
被逕憐森沉攀條惜杳裊平生恐是非朽謝豈矜矯
五濁自此淨七塵庶無擾

陪衡陽王遊耆闍寺

明成化改
名音緣

張正見

甘崇聽訟罷福宇試登臨
兔苑移飛蓋王城列玳簪
階荒猶累玉地古尚填金
龍橋丹桂偃鷲嶺白雲深
秋牕被旅葛夏戶嚮山禽
清風吹麥隴細雨濕梅林

元圃

在臺
城北

王儉

秋日在房鴻鴈來翔
寥寥清景靄靄微霜
草木搖落幽蘭獨芳
眷言梁苑尚想濠梁
既暢旨酒亦飽薇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六

有來斯悅無遠不柔

博望苑

謝朓

戚戚苦無悰携手共行樂
尊雲陟累榭隨山望菊閣
遠樹暖仔仔生烟分漠漠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
不對芳春酒遙望青山郭

征魯亭

送新安王
在石頭塢

鳳吹臨南渚駕餞東平亭
與迴漳水乘旆轉洛濱
笙池東斑輪響風嚴羽蓋輕
曉田雲色暗古樹雪花珮
岐路一回首流襟動春情

還故閭

康樂坊

謝靈運

浮舟千仞壑總轡萬尋巔流水不足險石坎豈爲閒
夫子昭情素探懷授往編

鄰里相送方山

謝靈運

祇役出皇邑相期憇甌越解纜及流潮懷舊不能發
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爲盈遇物難可歇
積病謝生慮寡慾罕所闕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
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蔑

新亭渚別范零陵

謝朓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
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七

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

應詔觀北湖田收

顏延年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蓄軫豈明憇善遊皆聖仙
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廡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
飛奔互流綴緹殼代迴環神行埒浮景爭光溢中天
開冬眷徂物殘悴盈化先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烟
攢素旣森藹積翠亦蔥阡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
溫渥浹輿隸和惠屬後筵觀風久有作陳詩媿未妍
疲弱謝凌遽取累非纏牽

鍾山應西陽王教

沈約

靈山紀帝德險峭資岳靈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玉城
翠鳳翔湖海襟帶繞神垌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
其一發地多奇嶺干雲非一狀台畚共隱天參差互

相望鬱律構丹巘峻嶒起青嶂勢隨九嶷高氣與三

山壯

其二

卽事旣多美臨眺殊復奇南瞻儲胥觀西

望昆明池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宜春光發隴首秋

風生桂枝

其三

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入解鳴澗

流四禪隱巖曲窈冥終不見蕭條無所欲所願從之

遊守心于此足

其四

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白雲

隨玉趾青霞雜桂旗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於焉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六

仰鑣駕歲暮以爲期

其五

登鍾山下峰望

虞騫

冠者五六人携手岩之際散慮百仞端極目千里睇

疊嶂乍昏明浮雲時卷閉遙看野樹短遠望樵人細

遠鍾山

釋

洪偃

杖策步前嶺褰裳出外扉輕蘿轉蒙密幽徑復紆威
樹高枝影細山盡鳥聲稀石苔時滑屐虫網乍沾衣
澗傍紫芝畦巖上白雲飛松子排烟去堂生寂不歸
窮谷無還往攀桂獨依依

應詔侍遊方山

沈約

清漢夜昭晰扶桑晚陸離發歌樅陽下建羽朝夕馳
縱金浮水若聳蹕詔方祇一霑九霄露藜藿終自知
下方山
何遜
寒鳥樹間響落星川際浮繁霜白曉岸苦霧黑晨流
鱗鱗逆去水瀾瀾急還舟望鄉行復立瞻途近更修
誰能百里地縈繞千端愁

太子湖

一名西池

謝鯤

回阡被陵闕高臺眺飛霞惠風蕩繁囿白雲生層阿
景仄鳴禽集水木湛清華褰裳順蘭沚徙倚引芳花

臨曲水

一在鍾山一在樂遊苑

庾闡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六

暮春濯清汜游鱗泳一壑高泉吐東岑廻瀾自淨粲
臨川疊曲流豐林映綠薄輕舟汎飛觴鼓柁觀魚樂

郊園

沈約

陳王鬪雞道安仁採樵路東郊豈異昔聊可閒余步
野徑盤縈紆荒阡亦交互槿籬疎復密荆扉新且故
樹頂鳴風飈草根積霜露驚塵去不息征鳥時相顧
茅棟嘯愁鴟平岡走寒兔夕陰帶層阜長烟引輕素
飛光忽我適豈止歲云暮若蒙西山藥頽齡尚能度

金陵鼓吹曲

謝朓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迢起朱樓

飛蕩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輶
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

遊計八拾遺歸江寧觀省

唐杜甫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聖朝新孝理祖席倍輝光
內帛擎偏重宮衣着更香淮陰新夜驛京口渡江航
春隔雞人晝秋期燕子涼賜書誇父老壽酒樂城墜
看畫曾饑渴起蹤恨森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
因許八寄江寧旻上人
杜甫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
否老去新詩誰與傳棊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
湖船聞君話我爲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謝公墩

李白

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公墩憑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
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梧桐識嘉樹蕙草留芳根
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暎地古雲物在臺傾禾黍繁
我來酌清波于此樹名園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

小東山

李白

不見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
我今携謝妓長嘯絕人羣欲報東山客開關掃白雲

題金陵王處士亭

亭蓋齊朝南苑
又是陸機故宅李白

白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三

王子耽玄言賢豪多在門好鵝尋道士愛竹嘯名園
樹色老荒苑池光蕩華軒此堂見明月更憶陸平原
掃地青玉簫爲余置金樽醉罷欲歸去花枝宿鳥喧
何時復來此再得洗囂煩

金陵聽韓侍御吹笛

李白

韓公吹玉笛倜儻流英音風吹繞鍾山萬壑皆龍吟
王子停鳳管師襄繞謠琴餘韻度江去天涯安可尋

金陵白楊十字巷

李白

白楊十字巷北夾湖溝道不見吳時人空生唐年草
天地有反覆宮城盡傾倒六帝盡古邱樵蘇泣遺老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三

金陵三首

李白

晉家南度日此地舊長安地卽帝王宅山爲龍虎盤
金陵空壯觀天塹淨波瀾醉客回橈去吳歌且自歡
地擁金陵勢城廻江水流當時百萬戶夾道起朱樓
亡國生春草王宮沒古邱空餘後湖月波上對江州
六代興亡國三杯爲爾歌苑方秦地少山似洛陽多
古殿吳花草深宮晉綺羅併隨人事滅東逝與滄波

金陵歌送別范宣

李白

石頭巉峴如虎踞凌波欲過滄江去鍾山龍蟠走勢
來秀色橫分歷陽樹四十餘帝三百秋功名事蹟隨

東流白馬小兒誰家子秦清之歲來關囚金陵昔時
何壯哉席捲英豪天下來冠蓋散爲烟霧盡金輿玉
座成寒灰扣劍悲吟空咄嗟梁陳白骨亂如麻天子
龍沈景陽井誰歌玉樹後庭花此地傷心不能道日
下離離長春草送爾長江萬里心他年來訪商山皓
金陵城西樓月下吟
李白

金陵夜寂涼風發獨上高樓望吳越白雲映水搖空
城白露垂珠滴秋月月下吟久不歸古來相接眼
中稀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元暉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三

侍御

李白

昨翫西城月青天垂玉鉤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
忽憶繡衣人乘船往石頭草裹烏紗巾倒被紫綺裘
兩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酒客十數公崩騰醉中流
謔浪棹海客喧呼傲陽侯半道逢吳姬卷簾出抑揄
我憶君到此不知狂與羞一月一見君三杯便迴橈
捨丹共連袂行上南渡橋興發歌綠水秦客爲之謳
雞鳴復相招清宴逸雲霄贈我數百字字字凌風颺
繫之衣裘上相憶每長謠

金陵送

十一再遊東吳

李白

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年誰人今繼作夫子世稱賢
再動游吳櫂還浮入海船春光白門柳霞色赤城天
去國難爲別思歸各未旋空餘賈生淚相顧共悽然

金陵望江

李白

漢江迥萬里派作九龍盤橫潰豁中國崔嵬非迅湍
六帝淪亡後三吳不足觀我君混區宇垂拱衆流安
今日任公子滄波罷釣竿

春日陪楊江寧及諸官宴北湖感古作

丹陽郡圖經樂

遊苑晉時藥圃元嘉中築堤壅水名爲北湖

李白

昔聞顏光祿攀龍宴京湖樓船入天鏡帳殿開雲衢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三

君王歌大風如樂豐沛都延年獻佳作邈與詩人俱
我來不及此獨立鍾山孤楊宰穆清風芳聲騰海隅
英僚滿四座粲若瓊林敷鷁首弄倒景蛾眉綴明珠
新絃採梨園古舞嬌吳歛曲度繞雲漢聽者皆歡娛
雞棲何嘈嘈公月涕笙竽古之帝宮死今乃人樵蘇
感此勸一觴願君覆瓢壺榮盛當作樂無令後賢吁
白下亭別金陵諸公

李白

海水昔飛動三龍紛戰爭鍾山危波潤傾側駭奔鯨
黃旗一掃蕩割壤開吳京六代更霸王遺跡見都城
至今秦淮間禮樂秀群英地扇鄒魯學詩騰顏謝名

五月金陵西祖余白下亭欲尋廬峯頂先遶漢水行
香爐紫烟滅瀑布落太清若攀星辰去揮手緬含情

遊清涼寺

溫庭筠

黃花紅樹謝芳蹊宮殿參差代蠟西詩閣曉窗藏雪
嶺壽堂秋水接監溪松飄晚吹縱金鐸竹蔭寒苔上
石梯妙跡竒名竟何往下方烟暝草萋萋

遊清涼寺

張祐

山勢抱烟光重門突岫傍連簷金像閣半壁石龕廊
碧樹叢高頂清池占下方徒悲宦遊意盡日老僧房

御溝

吳融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一

一水終南下何年流作溝穿城初北注過苑却東流
遶岸清波溢連宮瑞氣浮去應涵鳳沼來必滲龍湫
激石珠爭碎縈隄練不收照花長樂曙泛葉建章秋
影炫金莖表光搖綺陌頭旁沾壽眉府斜入教簫樓
有雨難澄鏡無萍易擲鈎鼓宜堯女瑟盪必蔡姬舟
臯著通鳴雀津應接斗牛迴風還灑灑和月更悠悠
淺憶觴堪泛深思杖可投祇懷涇念慮不帶隴分愁
自有朝宗樂曾無潰穴憂不勞誇昔勝清渭在神州

石頭城

劉禹錫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

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陳後宮

李商隱

茂苑城如畫闥門
瓦欲流還依水光
殿更起月華樓
侵夜鸞開鏡迎冬
雉獻表從臣皆半
醉天子正無愁

齊宮詞

李商隱

永壽兵來夜不扃
金蓮無復印中庭
梁臺歌管三更
罷猶自風搖九子
鈴

南朝

李商隱

地險悠悠天險長
金陵王氣應瑤光
休誇此地分天
下只得徐妃半面
妝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五

齊宮

溫庭筠

白馬雜金飾言從
雕輦迴粉香隨笑
度鬢態伴愁來
遠水斜如剪青莎
綠似裁所恨章華
日冉冉下層臺

謝公墅歌

溫庭筠

朱雀航南繞香陌
謝郎東墅連春碧
鳩眠高柳日方
融綺榭飄飄紫庭
客文楸方罨花參
差心陣未成星
滿地四座無喧梧
竹靜金蟬玉柄俱
持頤對局含情
見千年都城已得
長蛇尾江南王氣
繫疎襟未許苻
堅過淮水

雞鳴埭曲

溫庭筠

南朝天子射雉時銀河耿耿星參差銅壺漏斷夢初
覺寶馬塵高人未知魚躍蓮東蕩官沼濛濛御柳懸
栖鳥紅妝萬戶鏡中春碧樹一聲天下曉盤踞勢窮
三百年朱方殺氣成愁烟彗星拂地浪連海戰鼓渡
江塵漲天綉龍畫雉填宮井野火風驅燒九鼎殿巢
江燕砌生蒿十二金人霜炯炯芊綿平綠臺城基暖
色春容荒古陂寧知玉樹後庭曲留待野棠如雪枝

按鷄鳴山一名鷄籠

遊攝山

權德輿

攝山標勝紀暇日詣想矚縈迴松路深繚繞雲岩曲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三

重樓回樹杪古像作山腹人遠水木清地幽蘭桂馥
層臺聳金碧絕頂摩淨綠下界誠可悲南朝紛在目
焚香入古殿待月出深竹稍覺天籟寂自傷人事促
宗雷此相遇偃仰隨所欲清論月輪低閒吟茗花熟
一生如土梗萬慮皆桎梏永願事潛師窮年此栖宿

夜渡揚子江

返照滿寒流輕舟任搖漾支頤見千里烟景非一狀
遠岫有無間片帆風水上天青去鳥滅浦迴寒沙漲
樹遠疊秋風江空翻宿浪塵中千萬慮對此一清曠
迴首碧雲深佳人不可望

夜泊金陵

羅隱

冷烟輕淡傍衰叢，此夕秦淮斷雁棲。
遠鷺沾酒火亂鴉，高避落帆風地銷。
王氣波聲急，山帶秋陰樹影空。
六代英靈人不見，思量應在月明中。

泊秦淮

杜牧

烟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杜秋娘 并序

杜牧

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為李錡妾。後錡叛滅，籍之入宮，有寵于景陵穆宗。即位命秋為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後賜歸故鄉。予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為之賦詩。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三

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娘，不勞朱粉施。
老漚卽山鑄，後庭千雙眉。秋持玉尊醉，與唱金縷衣。
漚既白，首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灞岸綠楊垂。
聯裾見天子，盼眄獨依依。椒壁懸錦幕，鏡奩蟠蛟螭。
低鬟認新寵，窈窕復融怡。月上白璧門，桂影涼參差。
金階露新重，閒捻紫簫吹。莓苔夾城路，南苑鴈初飛。
紅粉羽林仗，獨賜辟邪旗。歸來煮豹胎，饜飫不能飴。
咸池昇日慶，銅雀分香悲。雷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
燕禱得皇子，壯髮綠綏綏。畫堂授傅姆，天人親捧持。
虎睛珠絡褱，金盤犀鎮帷。長楊射熊羆，武帳弄啞啞。

漸拋竹馬劇稍出舞雞奇嶄嶄整冠珮待宴坐瑤池
眉宇儼畫圖神秀射朝暉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
王幽茅土削秋放故鄉歸觚稜拂斗極回首尚遲遲
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關識舊吏史髮已如絲
却喚吳江渡舟人那得知歸來四隣改茂苑草菲菲
清血灑不盡仰天知問誰寒衣一疋素夜借隣人機
我昨金陵過聞之爲歔歔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
夏姬滅兩國迺作巫臣妻西子下姑蘇一舸遂鳴夷
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
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舂黃糜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美

蕭后去揚州突厥爲闕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
射鉤後呼父釣翁王者師無國要孟子有人毀孟子
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安知魏齊首見斷簀中屍
給喪蹶張輦廊廟冠峩危珥紹七葉貴何妨戎虜支
蘇武却生返鄧通終死饑王張旣難測翻覆亦何宜
地盡有何物天外復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馳
耳何爲而聽目何爲而窺已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
因此一尊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咏聊可以自怡

金陵

杜牧

始發碧江口曠然詣遠心風清舟在鑑日落水浮金

瓜步逢潮信，墓城過鴈音。故鄉何處是，雲外卽喬林。
訪明僧紹宅

皮日休

不見明居士，空山但寂寥。白蓮吟次缺，香鬢坐來銷。
泉冷無三伏，松枯有六朝。何時石上月，相對論逍遙。

贈韋處士

白居易

新竹夾平流，新河拂小舟。衆皆嫌拙好，誰肯伴同遊。
客爲忙多去，僧因飯暫留。猶憐韋處士，盡日共悠悠。

西塞山泊漁家

皮日休

白綸巾下髮如絲，靜倚楓根坐釣磯。中婦桑村挑菜去，
小兒沙市買蓑歸。雨來蓴菜流船滑，春後鱸魚墜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三

網肥西塞山前終日客，隔波相羨盡依依。

宿棲霞寺

與沈拾遺

韓偓

偶來人境外，心賞幸同君。古殿烟霞夕，深山松桂熏。
岩花點寒溜，石磴掃春雲。清淨諸天近，喧塵下界分。
名僧康寶月，上客沈休文。共宿東林夜，清猿徹夜聞。
送陸鴻漸棲霞寺采茶

皇甫冉

千峰待逋客，香茗復叢生。採摘知深處，烟霞羨獨行。
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然燈夜，相思一磬聲。

題棲霞寺

綦母潛

南山勢廻合，靈境依此住。殿轉雲崖陰，僧探石泉度。

送冷朝陽還宅

宅在白下門外

韓翃

青絲纜引木蘭船名遂身歸慶莫年落日澄江鳥榜
外秋風踈柳白門前橋通小市家林近山帶平湖野
寺連別後依依寒食裏共君携手在東田

王昌齡宅

常建

青溪深不測隱處惟孤雲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
茅屋宿花影藥院滋苔文余亦謝時去西山寫鶴羣

題江總宅

許渾

身沒南朝事已荒邑人猶賞舊風光芹根生葉石池
淺桐樹落花丹井香帶暖山蜂巢畫閣欲陰溪燕入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三

書堂閒愁此地更南望潮滿臺城春草長

金陵阻風登延祚閣

在朝天宮後岡

許渾

極目皆陳迹披圖問遠公戈鉦三國後冠蓋六朝中
葛蔓交殘壘苔花沒廢官水流蕭鼓絕山在綺羅空
極浦千艘衆高臺一徑通雲移吳岫雨帆轉楚江風
登閣慚飄梗停舟憶斷篷歸期與歸路松桂海東門

題韋處士山居

許渾

劬藥去還歸家人手掩扉山風藤子落溪雨豆花肥
寺遠僧來少橋危客過稀不聞碁杵動應解製荷衣

上元縣

李中

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興亡盡此中有國有家皆是
夢爲龍爲虎亦成空殘花舊宅悲江令范日青山弔
謝公上竟霸圖何物在石麟無主卧秋風

開善寺

崔峒

山殿秋雲裏香烟出翠微客尋朝磬食僧背夕陽歸
下界千門見前朝萬事非着心兼送目葭菼暮依依

橫塘

韓偓

秋寒灑背入簾霜鳳脰燈青照洞房蜀紙麝煤添筆
娟越甌犀液發茶香風飄萬點更籌轉柏送繁絃曲
破長散客出門斜月在兩眉愁思在橫塘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三

臺城

羅隱

晚雲陰映下空城六代纍纍夕照明玉井已乾龍不
起金甌雖破虎曾爭亦知霸世才難得卻是蒙塵事
最平深谷作陵山作海茂弘流涕莫傷情

登金陵臨江樓驛

張河

古戍依重險高樓見五梁山根盤驛道河水浸城牆
庭樹巢鸚鵡闌花隱麝香忽然江浦上憶作捕魚郎

秋日送方干遊上元

曹松

天高淮泗白料子趣修程汲水疑山動揚帆覺岸行
雲離京口樹雁入石頭城後夜分遙念諸峯霜露生

棲霞東峯尋明徵君故居

劉長卿

山人今不見山鳥自相從
長嘯辭明主終身卧此峯
泉流通石逕礧戶掩塵容
古墓依寒草前朝寄老松
井雲生斷壁萬壑遍疎鍾
惆悵空歸去猶疑林下逢

鍾山寺避暑勉二三子

南唐 李建勳

樓臺雖少景何深
滿地青苔勝布金
松影晚留僧共坐
木聲閒與客同尋
清涼會擬歸蓮社
沈湎終須棄竹林
長愛寄吟經案上
石窻秋霽向千岑

冬日登江樓

孟 貫

高樓臨古岸野步晚來登
江水因寒落山雲爲雪凝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三

遠村雖入望危檻不堪凭
親老未歸去鄉愁徒自興

鍾山玉澗

宋 王安石

澗水無聲繞竹流
竹西草木共春柔
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

霹靂溝

王安石

霹靂溝西路紫荆四五家
憶昔騎款段隨意入桃花

八功德水

曾 拯

數斛供厨替八珍
穿松漱石瑩心神
中涵百納烟霞氣不染齊梁歌舞塵

王樹曲

王 穀

陳宮內宴明朝日玉樹新粧逞嬌逸三閣霞明天上
開靈鼉振搯神仙出天花數朶風吹綻對舞輕盈瑞
香散金管紅絃旖旎隨霓旌玉珮參差轉壁月夜滿
樓風輕蓮舌泠泠詞調新當行狎客盡居祿直諫犯
顏無一人歌舞未終樂未闋晉王劔上粘腥血君臣
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聖唐御宇三百祀濮
上桑間宜禁止請停此曲歸正聲願將雅樂調元氣

遊鍾山

蘇軾

到任席不暖居愁空惘然好山無十里遺恨恐他年
欲歎南朝寺同登北郭船朱門收畫戟紺宇出青蓮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三

夾路蒼髯古迎人翠麓偏龍腰蟠故國鳥爪寄層巔
竹杪飛華屋松根泣細泉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
畧約橫秋水浮屠插暮烟歸人踏樹影雲細月涓涓

謝公墩

在半山寺

王安石

去馬白門下投鞭謝公墩昔人不可見故物尚或存
問樵樵不知問牧牧不言摩挲蒼苔石點檢屐齒痕
想此絳青檣想此倚短轅想此玩雲月狼籍盤與樽
并逕亦已沒漫然禾黍村摧藏羊曇骨放浪李白魂
亦已同山邱緬懷蒔蘭孫小草戲陳迹甘棠詠遺恩
萬事付鬼錄耻榮何足論天機自開閤人理敦畔援

公色無俱喜儻知禍福根涕淚對桓伊暮年無乃昏

青溪

馬光祖

人道青溪有九曲如今一曲僅能存江家宅畔成花
圃東府門前作菜園登閣自堪觀叠嶂汎舟猶可醉
芳樽料應當日皆無恙苕雪瀟湘不足言

御溝

王安石

渺渺金河漲欲平數支分綠報清明常穿輦路漂花
去更飲流杯送酒行靜見鑿輿穿樹影清含玉漏過
墻聲衰顏一照自多感回首江南春水生

宋金陵驛

一名
蛇盤

李綱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書

六代繁華三百年我來弔古一凄然景陽鍾斷雞初
唱玉樹歌殘月自圓潮没舊痕生遠浦柳搖新色媚
晴天高樓上盡窮隻目千里江山在檻前

又

文天祥

草舍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復何依山川風景元無
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
誰飛從今別却江南路化作啼鵑帶血歸

偃秀軒

在蔣山道
中松間

李綱

青蔥秀色一軒中俯瞰梁朝萬樹松頂蹙風雲疑偃
蓋枝樛雨露落蟠龍四時鬱鬱寧凋葉千載亭亭不

改容却笑宗人生岱岳佞秦先得大夫封

澄心堂紙

曾拯

褚生玉面務深藏未肯橫陳翰墨場一幅絳箋何用
許價高綠寫宋文章

芙蓉堂

投老歸來一幅巾尚私榮祿脩藩臣芙蓉堂上疏秋
水且與龜魚作主人

籌思堂

本亭名

王安石

昔人何計亦何思許國憂民適此時寓興中園為遊
趣託名華榜有新詩幾株碧柳蒼苔地一丈紅藻綠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畫

水池坐聽楚謠知歲羨想啣杯酒問花期

又

范純仁

亭為籌思設公將稱此名至誠通造化審慮敵權衡
境寂居無倦心虛照自明詎同遊宴樂休戚繫羣生

寶公塔

曾拯

六帝園林墮劫灰獨餘靈骨墓崔嵬行人指點雲間
鶴喚得齊梁一夢回

行宮口號

任希夷

絳闕前頭天闕橫春煙收盡兩峯青中流淮水成河
漢旁列鍾山作御屏新青染編金堤柳廣綠羞開玉

樹花今代離宮呈氣象六朝荒址滿桑麻

鐵塔寺

劉克莊

細認苔間字方知鑄塔時不因兵廢壞似有物扶持
古殿人開少深窻日上遲僧言明受事相對各攢眉

張麗華墓

劉克莊

臺上柏蕭蕭空堂閑寂寥芳魂三尺土往事幾迴潮
墮翠尋難見埋魂恨未消猶勝江令在白首入隋朝

東山

蘇軾

謝公含雅量世運值艱難况復情所鍾感慨萃中年
正賴絲與竹陶寫有餘歡常恐兒輩覺坐令高趣闕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美

獨携鯁緲人來上東山巔放懷事物外徙倚弄雲泉
一旦功業成管蔡復流言慷慨桓野王哀歌動清彈
挽鬚記流涕始知使君賢意長日月促卧病已辛酸
慟哭西川門往駕那復連空餘行樂地古木昏蒼烟

白鷺亭題柱贈王勝之龍圖

蘇軾

千古龍盤并虎踞從古一弔興亾處渺渺斜風吹細
雨芳草渡江南父老留公住公駕飛車凌彩霧紅鸞
駘乘青鸞馭却訝此洲名白鷺非吾侶翩然欲下還
飛去

寒光亭

神策門外

張孝祥

亭依三塔占清幽松竹環除翠欲流曉色晴開千丈
月波光冷浸一天秋瓊瑤影裏詩僧屋雲錦香中劍
客舟風送不知何處笛鴈聲驚起荻花洲

遊祈澤寺

王安石

駕言東南遊午飯投僧館山白梅蘆長林黃柳芽短
斧簪河際來畧約桑間斷春映一川明雪消千壑湧
魚隨竹影浮鳥逐人聲散玩物豈能紹於時吾自嬾
路午陰古處弄潺湲

遊定林寺

方山

王安石

定林青木老參天橫貫東南一道泉六月杖藜尋石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三

又

楊萬里

一箇青童一蹇驢九年來往定林居經綸枉被周公
誤相罷歸來始讀書

天慶觀

卽今朝
天宮

蘇軾

香風吹動北山薇歸鴈亭邊送鴈歸蜀客南遊家最
遠吳山寒動雪先稀扁舟去後絮花亂五馬來時賓
從非惟有道人心不妄抱琴無語立斜暉

洞元觀

天卽山麓

楊修

仙公功行滿三千白日驂鸞上碧天留得舊時壇宇
在後人方信有神仙

清涼山巔翠微亭

林通

亭在江干寺清涼更翠微秋階響松子雨壁上苔衣
絕境常難得浮生不擬歸旅情何計足西崦又斜暉

又

渺渺江帆白雁飛石城秋色送僧歸長干古寺經行
少為到清涼看翠微

王處士水亭

金井前朝事林僧問不知綠苔欺破閣白鳥占閒池
清楚曾經晉荒涼直到隋南廊一聲磬斜照獨凝思

遊鍾山

明劉基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美

白鴈蕭蕭柿葉紅野花開盡六王宮空餘一道秦淮
水着意西流竟向東

又

張孟兼

訪古來鍾阜尋僧問草堂千年猿鶴靜一逕石林荒
泉落春木細榴留臘雪香鄉心憐薄暮矯首碧雲長

又

焦竑

名山雄帝里原廟枕神臯龍虎標形勝弓刀護寂寥
雲深埋劒履時至薦櫻桃王氣千年在靈祇夜夜朝

又

余孟麟

原廟中峯裏屏顏入翠微口雷朝絲節五柞闕珠衣

畢路雲霞拱山形兕象圍千年佳氣繞草木日芳菲

又

顧起元

青霄夔岫磅芙蓉下氣長看紫翠封地轉東南迴二
水天橫江海出千峯龍蟠遠揖秦關險虎踞深環漢
寢重一自神京開奠麗萬年形勝此朝宗

夜登鍾山

陳丹衷

破鏡聲悲斷石闢野夫乘興上鍾山九天夢托三株
樹百代風留五尺關塞劍埋弓何處是亂雲飛雨不
能還來朝更向孤峯望愁說僧燈隧道間

覆舟山

蔡羽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三

覆舟山頭霽景明長松落落崖石平回峦秀嶺低復
昂傳聞此地爲臺城南望建章宮佳氣何鬱蔥秦泮
樹中流遙與宮門通城中萬戶如棋畫楊柳烟中分
紫陌內園蘭桂浮溫香戚里池臺蕩朱碧鳳皇樓閣
無處尋臨春結綺作梵林尊前却是樂遊苑市朝更
改成古今登臨易頭白銜杯落紅日回望北湖烟蟬
鳴樹蕭瑟秋波慘淡荷芰花玉鳧錦難踏浪霞西曹
已鳴馬東曙復報衙冥冥湖底月寂寂城頭鴉倚琴
送盡飛鴻影引領天邊不見家

雞籠山

吳寬

秋盡荒山鳥跡稀
拂衣獨上扣柴扉
屋頭鹿下綠苔
澗樹杪僧行入翠
篔簹千里風烟搖
短鬢六朝文物付
斜暉悠悠身世渾
如此目斷天邊一
雁飛

又

朱曰藩

客窗睡起西日曛
鍾山曳曳擁歸雲
鏡中鳥嶼後湖
出花外池臺上苑
分何處攀龍光祿
讌當年怨鶴草堂
文殘英儘及東林
醉莫遣流鶯醒後
聞

幕府山虎跑泉

顧 璩

隔嶺通江脉分爲
石上泉聲兼松韻
爽寒浸月華鮮
列籍依沙淨浮杯
逐浪圓情洽聊一
酌塵意已翛然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早

夾蘿峯

顧 源

紅日纔生陽谷東
魚龍吹浪曉濛濛
徜徉咲指三山路
玉竈銀床紫霧中

達摩洞

焦 竑

禪龕沿綠嶼石洞
俯滄波風雨江聲
壯魚龍夜氣多
停杯今日望飛錫
向時過欲問西來
意踈鍾度薜蘿

觀音山

張 羽

連山爭南馳劃斷
滄江曲勢如萬馬
奔鞭輻忽迴復
石角不戴土蒼然
四無麓寸草不得
榮唯含古苔綠
恨波撞其根岩竇
響琴筑浮圖乃善
幻凌虛駕佛屋

行人願利涉望拜各致祝人生貴無事安能問存覆
我欲升其巔憑高快心目飛傳不可留一往如電速

又

宗臣

一上孤峯破大荒吳山楚水更蒼茫雲間棟宇垂天
渚江上鼉鼉吹石梁絕壁畫開風雨色斷虹秋掛辟
蘿長吾將從此尋瑤草黃鵠天風好共翔

燕子磯

顧璘

名山意自勝臨水趣轉幽况茲燕磯秀復枕澄江樓
孤根託何所上抱雲中空冥瞰水府下見鼉鼉遊
衝濤蕩危石翻恐地軸浮元氣旋混茫長風吹不休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聖

西來疊浪色發自岷峨
陬杳靄衆山影依微
行客舟徙倚白日暮極目令人愁

又

盛時泰

眇眇寒潮帶石磯潮聲山色兩相依陰雲翻浪明秋
日霞氣蒸林生晚霏巴蜀船從巫峽下荆吳人自海
門歸聽歌酌酒銀河曙坐見高天一雁飛

又

張風

海燕何年化石磯等閒猶是意飛飛新愁對水話難
盡舊事營巢壘欲稀春社再成吾已老秋風纔入子
先歸獨憐卧向空江裏鎮日關河送落暉

牛頭山

何汝健

牛頭高處白雲居與客乘春爲探奇山色有無朝雨
後江光隱見夕陽時支離歲月雙蓬鬢偃蹇行藏一
酒卮老衲坐談廿年事松風蘿月不勝悲

梅花水

何湛之

懸崖披莽蒼行磴歷崔嵬水以梅花勝人携秋色來
映空涵石髮迸地漱珠胎竹鼎分松火烹雲注茗杯

達磨洞

何湛之

西來機未偶東渡跡猶傳蒼翠雙峰夾磴砢一洞懸
鐘聲歸寺路帆影隔江天聖諦何須問遐心自廓然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聖

三台洞

何淳之

絕壁倚江蹲蒹葭障洞門山腰窺日影石乳帶潮痕
鱖市秋多雨龍宮晝亦昏探奇疑禹穴避世有秦村
鍾鼎誰陳列烟霞互吐吞谷聲轉野雀浪隊見游鯤
千載今纔闢諸天若可捫三台千氣象江上五雲屯

清涼山

何棟如

鑿山移木是何時臺榭新成四望宜堞雉千頭迎短
屐檣烏百丈逐高枝大江落日輪偏廣遠壑橫烟樹
更奇靈運風流難可並惟餘狂客得相隨

長干行

何綸

長干估客叢安貌桃花紅令顏希高義玉帛徒倥傯
夫婿不諒只旭旦鳴雁誰結禱纔匝月西逐巴渝風
側聞波濤險灑瀨堆龍從猿聲不忍聽况乃客思衝
昨寄雙鯉魚中遺尺素書清秋發揚子還鄉亮自如
三五圓魄滿有懷開未開

攝山遺谷

一門師
手闕

孫國教

地與人如許居隨岫勢緣徐衍非隔世灌莽別藏天
庭滿初秋月江分未曙烟詩成妨定境蟄燕共幽偏
試茶亭白乳泉

持書行伴茗風尚夙斯存苔篆泉開月雲腴石畔根
上元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聖

袁章留后攬賞啜坐忘言不淺懷賢意香邊役夢魂

西林庵雙桂樹

夙世非金粟雙林詎若叢路高將近月香溢未從風
熏染心期脫行吟鼻觀空山情隨遁主開落總何功
登攝山最高峰

織形高臺上數息化人宮茅蔣猶環映烟濤豈宅容
西氛天塹共南顧水師蒙自昔中元夜千山佛火紅
棲霞六朝松

倪嘉慶

童巔山木亦危哉信有神靈護此隈燒尾蒼龍猶惧
霧停機老鶴漫籜材千年風物今誰在一望霜秋更

可哀封禪不來棲隱處羸秦名號莫相猜

祈澤山

王章

何處可題詩東林亦在茲蓮生初挺葉松偃復榮枝
孤穴穿陰屋龍咽入古祠山僧指碑石云是大觀峯

登方山絕頂

許穀

天印山高四望遙振衣同上興飄蕭溪岩籍草秋仍
茂絕頂清池旱不消散晴青密圍錦甸舉頭蒼靄接
丹青洞中那愛棲真者不信人間有市朝

獅子山

金大車

百尺重巖草樹齊古藤垂引躡雲梯山間晚霧浮窻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器

近江上陰雲壓樹低塞雁橫空迷北固淮流帶水入
青溪吾徒飛動悲遲暮散髮空林聽鳥啼

石頭山

陶安

鐵壁巉巖扼要衝古來設險大江東半天虎踞山如
舊萬壑鯨吞地更雄上國控臨吳楚郡西藩環護帝
王宮當年駐馬坡前望想見金陵氣鬱葱

烏龍潭

潭旁有唐時妙意菴宋明為禱雨之所
禱輒應因建靈應觀其上以羽士守之

顧起元

澄潭百頃靜含風虎踞西臨隔瀼東客路半穿紅樹
外人家多在綠蒲中蘋交不礙看魚戲蓮密惟堪倩

鳥通共說波心龍卧穩每驚雲霧接虛空

梅花水

顧源

獨樹依山脚寒泉浸石根澗過滄海脉雲乳玉池痕
勝品標茶譜清寒逼酒樽冷然發真性已見滌塵昏

午日秦淮泛舟行

何湛之

秦淮十里波搖空鏡中魚鳥荷花紅飛梁橫亘玉虬
舞鍾山水際浮窈窕朱甍夾岸門奇麗礙日含風綺
疏通驚鴻飛燕簾櫳下香霧空濛錦繡叢江東逸士
誇孫楚銜杯鼻息吹霓虹老子勝情殊不淺霍然起
色隨羣公射黍共泛青絲竿蕩漾雲日凌蒼穹人歌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聖

人哭不可辨酒船銜尾如游龍巨鯢鳴鑼載傀儡小
刁鼓柷喧兒童吳儂別擅秦青調移舟靜聽迴天風
曲終小技更迭奏鼓鏡螺梵諧商宮江南遊冶自其
俗况乃佳節逢天中歌聲漸稀景將夕空流烟月侵
孤篷繁華變幻亦如此悲喜合離俱轉蓬曾史長貧
蹠躄橫禍福視天天夢夢上官譏成左徒溺千載誰
分佞與忠江魚之腹不可飽國狗之嘴何其雄險矣
人心真叵測傷哉世態難爲工但願五絲能續命年
年勝賞故人同

秦淮曲

馬世奇

淮水潮來不起波江天芳樹暮烟多殘花落盡空秋
色到處西風惜芰荷其一六朝金粉一樽愁手掩獲
蛾勸客留別後相思都不見旗亭羌笛幾聲秋其二
萬騎南巡正德年內家前隊鐵連錢白衣舞罷乘龍
去應有霓裳曲未傳其三

登清涼寺後西塞山亭

顧璘

晚上高亭對落暉萬山寒翠濕秋衣江流一道盃中
瀉雲樹千門鳥外微古寺頻來僧盡老重陽欲近蟬
爭肥霜楓惡作蕭條色故弄殘紅送客飛

遊祈禪山墮雲峰

盛時泰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吳

彷彿晴雲氣墮影青林隈有日從龍去長空起迅雷
仙人巖

名山多靈蹤古仙探仙迹白鶴忽歸來疑是渡飛鳥

翻金坪

道人持金函坐向盤陀讀經罷寂無聲松風起巖谷

金陵卽事

杜濬

六朝宮闕久蒿萊紫蓋黃旗帝運開鳩鵲漏傳雲外
觀鳳皇簫奏月中臺千山峰勢連吳遠萬里江流自
蜀來此日金陵非昔日子山辭賦莫興哀

卯濟寺觀音閣

文徵明

紺殿彤樓凌紫烟危欄荒磴撫蒼淵陰崖直下千尋
鍊秋水平吞萬里天身世波濤舟楫外乾坤勝槩酒
樽前解衾恨不中霄住白鷺洲南月正圓

靜海寺夜坐

黃甲

落木亂山巔江樓雪夜船山川千里外風雨一燈前
白髮翻岐路青樽共昔年浮生窺望盡今夕故依然

三宿巖

顧起元

靈石何磅礴參差古殿前閣今標海月巖昔枕江烟
窈窕瑤房祕晶熒石乳懸飛疑分竹嶺醒或類平泉
乍可捫蘿上徐堪籍草眠藤搖青鬣鬣松捲翠連蜷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望

令月携琴至清秋踞履穿洞如窺牖日峰似縮壺天
叱石黃初德披雲謝客篇徘徊三宿事莫憶問桑田

朝天宮

徐渭

長安道院一牽裳司馬筵中再舉觴柿葉學書才不
短杏花插髻意何長藥沉綠醕家厨釀霜折紅蕉道
觀房坐裏黃冠三兩輩醉來相與說先皇

東麓亭

金大車

何處元都逼太清空林面面白雲生攀來玉樹多春
色聽徹梅花半雨聲六代風流悲往事百年心賞見
交情酒酣不用頻看劍恐有寒光射冶城

登景陽閣

葉向高

高閣憑虛望渺茫每看羲御出扶桑飛來珠樹千年
崔落盡楓林一夜霜吳苑烟花迷建業楚江風雨接
瀟湘舊時王謝登臨地盡日淹留亦不妨

登玉虛閣

凌世韶

萬物靜相照情瀾那可朽芳氣行虛空衝胸恣所取
一尊曠樓前俯仰無不有領略味各異精微爭好醜
不如君默然韻寄在新柳醉醒見長絲晴與浮雲守
冶山多颺颺天風吹我肘

南都

李維楨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吳

旌旗劍佩擁椒除尚想戎衣革命初綠草不侵雕輦
路紅雲常護紫宸居金銀宮闕三山外烟雨樓臺六
代餘誰謂長江天作塹八荒今日共車書

秦淮

張怡

紅兒家住古青溪作意相尋路已迷渡口桃花新燕
語門前楊柳舊烏啼畫船人過湘簾緩翠幔歌輕紈
扇低明月欲隨流水去簫聲只在板橋西
曲曲銀河蕩晚霞蘭叢玉瑟間琵琶暗潮夜濕衣欄
石細雨朝開隔岸花菡萏無心臨翠蓋芙蓉有意映
窓紗雲鬟月底渾難畫更向垂楊密處遮

不分合歡夜不開吹笙無力自徘徊鐘聲漸遠隨波
去花氣將眠過渡來曲曲鴛鴦浮艷夢垂垂楊柳綫
深杯一生明月秦淮好過眼雲烟第幾回
拂水藏鴉弱自持輕寒簾外影離離風吹香動花無
骨露逼歌清月有絲漁篷暗隨紅雨落酒爐開受綠
陰支鍾山松老雲霞暗近日金陵客不宜

秦淮燈船鼓歌

杜濬

一聲着人如夢中双槌再下耳乍聾三下四下管絃
沸燈船鼓聲天上至居然列坐倚船舷驚指遙春相
詫異急攢冷點槌猶澀春雷坎坎初驚蟄吹彈節鼓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晁

鼓崛強中有一聲闌不入吁嗟此時聽鼓止聽鳴誰
能打拍聲裏情卽從眼底求精妙乍許人中見太平
太平久遠知者稀萬歷初間聞而知九州富庶無旌
麾揚州之域尤希奇誰致此者帝軒義下有江陵張
太師江陵初年執國政樂事無多廟謨競爾時秦淮
一條水伐鼓吹笙猶未盛江陵死日富強成聖人宮
中奏雲門後來宰相皆福人普天物力東南傾豪奢
橫溢撒向水此水不須重過秦王家謝家侈紈袴淮
海游人鬪詞賦廣陵女兒絕可憐新安金帛誰知數
舊都冠蓋例無事朝與花朝暮酒暮水嬉不待二月

半炫服新裝桃葉渡高樓夾水對排窻捲起珠簾人
面素騰騰更有鼓音來燈船到處游船開燭龍但恨
天難夜赤鳳從教晝不回船中百變梁溪酒胆大心
雄選鋒手蘇州簫管虎邱腔太倉絃索崑山口鎮江
染紅制纓珞廿碗珠燈懸一角當前置鼓大如筐黃
金釘鉸來淮陽此聲一動衆音集不獨火中間霹靂
風雨叢中百鳥鳴旌旗隊裏將軍立熬波煮火火更
燃積響沉舟舟未濕可憐如此已快意未到端陽百
分一記我來游丑與辰其時海內久風塵石榴花發
照溪津友人置酒我作賓下船稍遲波口塞踏人肩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辛

背人怒嗔燈光鼓吹河沙編銜尾蟠旋成一串蔽虧
果覺星河覆演弄早使魚龍顛須臾光響相糾結惟
聞森森沉沉直上翻雲漢東船西舫更交加下視何
曾覩寸瀾偶然閃倏透水處如金在鎔風掣電樓樓
堂客船船妓近不聞聲遠察面爆竹聲低烟霧濃暫
借香風解沾汗露零雨下不得退樂極生悲真可厭
直至明朝日旁午船鬆却退人相羨歸來沉眠須竟
日鶯流啼破河陽戰此後游人數日稀清滙十里流
花片記得座中客能說王穉登穉登搥鼓湘蘭舞賞
音擊節屠長卿後來好事潘景升晚節猶數茅止生

絕藝于今誰作主李小大歌張卯鼓當時惆悵說于
今忍見于今又成古年復年來事可歎燈船伐鼓鼓
不歡辛壬之際大饑疫惟見鳳陽烽火照見秦淮白
骨橫青灘桃葉何須怨寂寞天子孤立在長安吾聞
是時宰相蒯成侯黃金至厚封疆仇公卿濟濟成一
德坐令戰鼓逼龍樓甲申三月鼓遂破斷管殘絃誰
復和試問當年雷海青塔下池頭還幾箇新劇惟傳
燕子箋殺人有暇上游船行人何必近前聽塗毒鼓
中無性命同時阿誰伎蓄爾惟有黃劉高左五侯耳
君不見師延靡靡濮上水未若玉樹庭美賞音何人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五

丞相齧相對掀髯復切齒一管絃中半壁亡一棒鼓
中萬人死鼓急絃斷曲不長百年歇絕隨漁陽有客
徒憐橋下水無人不斷渡邊腸及此相看真分外何
許藏舟一舟在拂塵捍撥初光輝奮槌揚袖縷縵衣
不燈漫乘夕照出無伴知從何處歸嗚呼漢代金仙
唐舞馬此事千年有無者興亡不入心手閒然後聲
音如雨下探湯搗鼓蒺藜刺應有心肝礙胸次餘音
漠漠攪飛絮燈船燈船過橋去過橋去徧鼓聲長歌
短歌歌當成隴西李賀抽身去舉杯相屬樊川生此
生流落江南久曾聽當時煞尾聲又聽今朝第一聲

金陵先賢祠堂歌

國朝 施閏章

崇祀傑閣南山前問誰祀者惟先賢在宋開慶實肇始
始舊基結構青溪邊秦伯以還人四十封爵姓氏人
題鏤欲延血食垂香火供祭土田維七千重典何時
遂湮廢南郊再祀神宗年議復維焦及李葉祠祭經
營分俸錢朱堂冠山下俯寺長干塔影檐端懸書屋
茅亭次羅列燦然氣象聯星躔丹雘非徒耀耳目薦
嶺酬酒皆留連廉頑立懦此風好百年蕪穢成荒烟
狐狸所家蛇豕溷頽墻敗棘相鈎纏存者遺墟半侵
沒父老吞聲多涕漣倔強魏生與張子弔古抗言相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七

後先佛老精廬塞天下忍沒先賢無數椽陳侯磊落
能好事刮磨位置重熏湔踵舊增新五十四日采輿
論無陂偏神呵鬼護此正直孤松獨立龍蜿蜒百年
廢緒一朝舉豐碑偉詠千秋傳於乎前賢誕河岳上
者騎箕魂在天縹緲豈應爭俎豆尚德崇功古所虔
丈夫慷慨追往烈後有來者其比肩不然盛事委草
莽恐使白日昏虞淵

登治山塔題壁

孟九錄

孤塔矗山巔罡風上可攀削巖安佛足破石引禪關
室小賜全聚嶼陰雪未刪登臨逸興好長嘯響千巒

金川門弔先總制公

名敬字肅公陳州人博學有智畧洪武初以副運功

總制南京戎政建文朝燕兵陷金川門公率所部禦之不克死之子昇世襲南京龍驤衛指揮遂家焉方曉自陳來過金川門追念先烈賦其事以弔之

雷方曉

城抱江流映山色地雄虎踞壯龍盤勝朝已散風雲
會往事猶憑史籍觀誤國齊黃翰廟算強兵庶孽姿
兵端北平豎子全軍覆東壁守臣孤力殫天子蒙塵
潛遜野郡藩據土謬稱翰開關揖敵何仁有背闕偷
生豈義安一木公思為大廈中流獨奮砥狂瀾誓天
指日心常耿戰甲征袍淚不乾鐵馬營中貔虎銳金
川門外劍矛寒大星驚落前軍幕寶鼎哀沉沸水湍
漫漫淒涼此地尋遺跡酌酒西風起浩歌歎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五

暮春神樂觀餞方使君

孟濬

登臨南郭久相期忽漫看山是別時童子正宜春服
詠使君莫為一尊辭林中坐石然香靜花裏穿雲出
洞遲欲贈美人無編紵石壇折取古松枝

靈谷寺青林堂

楊希淳

青林堂下滿蒼苔仙侶翩翩結駟來縹緲珠宮臨漢
寢鬱葱佳氣接蓬萊松濤散入流泉響花徑先逢野

鹿開卽與遠公長結社五雲何事望三台

秦淮感舊

顧夢游

淮流兩足波光膩詞客停船午相遇文園多病阻清
歡坐起尋思潮洄意此時落日酒初酣望裏悠悠總
詩思何人對此最深情風前獨下鍾山淚游子皆言
風景殊居人倍感河山異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見神
宗全盛治城內連雲百萬家臨流爭儗笙歌次一夜
扁價十千但恨招呼不能致佳人向晚傾城來只貴
天然薄珠翠不知薌澤自誰邊樓上舟中互流視乘
龍鬪罷喧未已蜿蜒燈光夜波沸偶將一葉到中流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七

半夜移舟無槳地當時只道常如斯四十年中幾遷
易波頭猶是六朝烟畫閣珠簾久顛顛顛首全隨戈
甲人馬嘶亂入王朝第卽今月好幾船開惟有空明
照酣醉繁華旣往莫重陳幕燕搖搖定猶未但願遊
人去復來再見太平全盛世

登燕子磯

汪楫

突兀大江東登臨曲磴通怒濤迴萬里老屋受長風
水落山根白霜濃樹頂紅分明双羽翼終日看飄蓬

烏龍潭

王士禎

杖策陵岑椒空潭暫遊自四山積空翠一水蕩寒綠

秋色澹楊柳映波如膏沐輕颺悴菡萏散作廻塘綠
潭南多隱居茅茨帶水木罌愚吹落落蠨蛸網新竹
雲影翳林園鐘聲闕幽獨平生畏城市蓬藿思空谷
儻遂一正心詎羨八州督

雨後觀音門渡江

飽相輕帆趁暮晴寒江依約落潮平吳山帶雨參差
沒楚火沿流次第生名士尚傳麾扇渡踏歌終怨石
頭城南朝無限傷心事惆悵秦淮玉笛聲

登雞鳴寺

雞籠山上雞鳴寺紺宇凌霞鳥路長古埭尚傳齊武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五

帝風流空憶竟陵王白門柳色殘秋雨元武潮波澹
夕陽下界銷沉陵谷異楓林十廟晚蒼蒼

弘濟寺晚眺

潘震

高軒入座綠紛紛老樹離披帶濕雲無限風帆向天
際一江烟水浸斜曛

燕子磯

余賓碩

金陵門戶大江東江上危峰接梵宮鐵鎖已沉天際
失孤亭猶在霸圖空櫂歌漁唱風濤起野館雲林驛
路通燕子不來春色去蕭蕭蘆荻月朦朧

攝山絕頂

方文

下方惟見石不信有柴荆
灰徑盤空上危峯到頂平
夕陽千頃秀春水一江明
極目浮雲外天高見帝京

同杜茶村王璞菴王成公杜湘草蔡龍文集掃

葉樓分韻

方岳

書雨歇疎窓開尊受晚涼
看山無遠近對奕有閒忙
野色來江雁秋容上海棠
不嫌歸路寂人影雜斜陽

燕子磯

梅清

石翼何年水面浮飛來屹立大江流
波沉臺榭三吳夢烟鎖艨艟六代愁
隱峽笳聲驚度雁翻空鼉影散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庚

羣鷗鍾山日落秋雲急野老何當獨倚樓

孝陵

楊繩武

鍾山山勢如龍蟠孝陵松柏何丸丸
真人崛起濠泗間削平僭逆開治安
作都定鼎比郊廓王氣千秋此鬱盤
鼎湖鑄劍乘龍去鍾山便是橋山路
空女祠官歲供奉玉衣鐵馬神呵護
瓜瓞綿綿三百年鬱葱佳氣長如故
滄桑變幻昆明劫茂陵玉盃昭陵帖
幾見牧兒原上火曾傳處士冬青葉
欣逢

聖代厚前朝典禮優崇禁蹂躪猶憶

先白 正躡年

九重親自拜几筵掃除寢殿添陵戶封植松楸磨墓田
御筆親題邁唐宋絲編昭揭日星懸蒼茫雲氣連天
壽十三陵寢都依舊南北相望幾千里九原並荷如
天覆青史留傳盛德事來今振古難重觀秘殿深嚴
啟御容天日儀表真英雄面羅七十二黑子隆準畧
與漢祖同恨不相遇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中鍾山
疑塚人傳說朝天宮下藏真穴其事禁秘世莫知其
語荒唐應屏絕明哲作則示萬世肯與阿瞞同詭譎
春風三月日漸長謁陵願久今始償歸路踟躕數匝
首行吹躑躅拽估腸入城望見故宮地處處牧馬嘶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七

斜陽

辨

揚州辨

宋周應合

或問禹貢揚州之域北距淮東南距海不專在建業也宋朝揚州治廣陵不復隸建鄴也今以揚州刺史及州牧入建康者何哉曰自漢以來揚州無常治或徙壽春或徙曲阿徙歷陽皆暫爾而治建鄴之時獨多漢末揚州之地南屬吳者十四郡而揚州治建業合肥以北屬魏而揚州治壽春晉平吳以後徙壽春揚州合治建業至元帝渡江都揚州統丹陽郡宋以

揚州爲王畿六朝都建業時若揚州牧若刺史皆以大臣諸王兼領治所皆在建業隋開皇初雖嘗徙治江都而大業隨廢唐武德二年置揚州東南道行臺治江寧三年以江寧溧水二縣置揚州六年又以延陵句曲隸揚州以地言之皆建業也雖武德九年嘗徙江都而貞觀七年復治江寧矣則隨唐之間揚州常治建鄴而徙江都者亦暫耳至於五代僞吳楊行密雖以江都爲揚州而金陵實爲別郡至僞唐又自廣陵而遷治金陵矣若以今日之揚州言之則廣陵一郡之名耳若無關於建鄴以古揚州言之則禹貢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彙

九州之一之總名建鄴乃其州之鉅鎮而治所多在焉今於六朝表中書揚州之事從古本朝表中不書揚州之事從今也是不可以不辨

丹陽辨

周應合

丹陽之辨有三一辨其字二辨其地三辨其治按西漢地理志字從楊東漢郡國志字從陽自晉至唐見於史傳者或爲楊或爲陽無定字也江南地志云郡國有赭山其山丹赤寰宇記云赭山亦名丹山唐天寶中改爲絳巖山丹陽之義出此又臨平湖湖名亦以丹陽名今此山在溧水句容兩縣之間以此證之

則丹爲山名山之南爲陽故曰丹陽字從陽者爲是
晉地理志於丹楊郡之丹楊縣注云山多赤柳以此
證之丹楊卽赤柳之異名字從楊者爲是二字各有
所據世或疑之切謂古史字多通用如豫章名郡取
義於木而字不從樟會稽名郡取義會計而六或從
鄣豈容以今字之拘而疑古字之通哉况柳之赤山
之丹未必不互相因也丹山之有丹楊則因木取義
宜也丹山之南曰丹陽因方取義亦宜也二字之通
無容深辨而地則不可不辨耳蓋地之名丹陽者不
一周成王封熊禘於丹陽乃荆楚之所始其地在荆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堯

州不在揚州唐地理志丹州咸寧郡有府五丹陽居
其一此在關內道古雍州之域亦不在揚州史記楚
懷王與秦戰於丹陽司馬貞索隱云此丹陽在漢中
則又屬梁益之州而非揚州也秦置郿郡有縣曰丹
漢改故郿爲丹陽郡此實隸揚州孫吳析溧陽以北
六縣爲丹陽治建業亦隸揚州自東晉以至於唐丹
陽郡有分有合而皆隸揚州其名偶與荆雍丹陽同
而其地實異蓋九州之域自禹而分不可紊也如秭
歸縣有丹陽城枝江縣有丹陽聚地皆屬荆北史中
有丹陽侯者數人地皆在雍於此無辨則丹陽見於

史傳者多前之以彼爲此者未必知其訛今之書此遺彼者未必不遺其略矣丹陽之地名不一固所當辨而丹陽之屬揚州者其治不二或者猶有疑焉漢志云丹陽郡治宛陵蓋今之寧國府也杜佑通典云以丹陽郡隸潤州蓋今之鎮江府也吳寶鼎中嘗割丹陽附吳興蓋今之安吉州也人或惑於三說遂疑丹陽之不在建鄴殊不知丹陽之名本出建業而郡治寓於宛陵者暫爾自建安以來丹陽郡治嘗在建業嘗以宰輔諸王爲尹隋以前未嘗改也夫置丹陽治建鄴者孫權也割丹陽附吳興者孫皓也平吳以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李

後復吳興所有之丹陽歸於建鄴者晉也平陳以後廢丹陽郡而置溧水縣者隋開皇也廢蔣州而復置丹陽郡者隋太業也以江寧溧水復置丹陽縣者唐武德也嘗考潤州類集曰今之潤境舉非丹陽地而唐以丹陽名郡何也蓋唐天寶以前唯有潤州未有昇州是時潤所領縣六江寧句容在焉二縣乃丹陽故地天寶初改州爲郡因以名之迨至德二載始割出二縣增以溧水溧陽建爲昇州而丹陽之名遂存於潤杜佑通典以天寶以前州縣爲定故載潤而缺昇後之作方志者曾不審此往往只據佑所書而在

秦在漢皆繫於二郡之間誤矣又云漢元封二年改
鄣爲丹陽其城在今江寧府東南八里卽漢丹陽太
守及晉丹陽尹之所治隋平陳廢之平其城以爲田
大業初復置唐武德九年又廢之以其縣隸潤州天
寶元年始改潤州爲丹陽郡又改曲阿爲丹陽縣皆
非兩漢六朝之丹陽又嘗考諸縣治漢丹陽郡統縣
十七秣陵句容丹陽溧陽江乘皆隸焉晉丹陽郡統
縣十一建業江寧丹陽溧陽江乘句容秣陵皆隸焉
隋丹陽郡統縣三江寧溧水隸焉其丹陽名縣于潤
境者亦唐天寶以後也非兩漢六朝之舊也是不可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空

以不辨

金陵辨

林魁

金陵何爲而名也考之前史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
氣埋金以鎮之故曰金陵又曰地接金壇其山產金
故名於是因山立號置金陵邑至秦始皇時望氣者
謂其地有天子氣又埋金寶於山以壓之昔有一碣
在靖安道間題爲埋金碑其文曰不在山前不在山
後不在山南不在山北有人獲得富了一國耆老指
爲秦時古碑近來遂爲好事者取去是金陵之名始
於楚秦千數百年於此矣前輩固嘗疑之蓋謂寶劍

在地氣射牛斗光明燭天其下有寶熊商嬴政方惡其地氣之異而欲消去之乃復埋金寶於其地是益其氣也安得爲知乎及見靖安道間埋金碑之語然後知熊商嬴政智術相襲以愚黔首而千數百年無能發其詐者地有王氣楚秦所忌故將鑿山以泄氣也役其人以鑿山則人未必從於是借埋金之說以致鑿山之人曰山有金也曰吾嘗埋金於山也人皆有求金於山之心則皆不愛其鑿山之力求不獲則鑿不已不待驅而從也又設爲山前山後山南山北之語以惑之神共有金之地將以眩其求之之人蓋

年爲期自是四百九十年而晉元帝渡江建都金陵
適符其數商與政如之何哉故著斯辨以發金陵之
辨而祛黔首之惑云

議

荒白米議

明陳以伐

夫曰荒白者何虛田之稅也曰虛田者何濱江坍沒
存其虛數故也存之者何國稅有數不可縮也則減
半而徵之復爲之均攤于一邑之田共出之是爲虛
田之稅也已而有叢蔽焉叢蔽者何夫江水之有噬
嚙其常勢也丁之者不得不鳴于公家以均其稅而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奎

力弱者則不能鳴力強者未必當鳴而鳴焉卽使縣
官親勘之猶不得實是故有倖免者有不得免者夫
邇來田數視國初則有闕矣安在其不可減也往者
吾不聞矣頃年大忠丞海忠介丈量魚鱗而籍之誰
能指東爲西冒彼爲此使當此時除其虛數第舉國
稅之均而均之見田之中何不可者而當時猶存其
名是後則漸增而未已也諺曰三十年河東三十年
河西言其長于彼則消于此長于此則消于彼常勢
然也今二百年來但見其消而不見其長攤荒者累
累而陞科者寥寥則見爲其然也往又聞攢造之歲

司委之官以荒糶爲豪家之饌令其享無糧之田而
豪將爲之出稅豪家亦受其私恩而不辭則鄙夫者
之爲也甚哉荒白之難覈也後有鳴者當致曠焉

條議上元縣事宜四款

程三省

一定會計照得錢糧之不容不會計者謂法制未定
經用浩繁不會計則徵輸不均徵輸不均則小民告
困故立爲會計之法而著之冊藉俾民按藉遵守焉
非謂規制既定小後年爲之計也上元縣錢糧先經
欽差巡撫都御史汪刊賦役書冊勒之貞珉每石平
米該納本色若干折色若干每丁石該條編銀若干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畜

彼其時雖使五尺之童赴納莫之或欺法久寢移時
窮事變每年稅糧條編俱待會計而後定然會不常
遲速靡一比及會計單下則小民先已照舊上納倘
有加編則重復增添卽或稍減徒爲里排積歇充私
橐爾且數多增益亦無從覈實蓋吏書非會計則工
費無取就中或增一無名之征彼下吏小民誰敢爲
之辨虛實哉合無查照原奉石刻書冊除見徵外令
後分毫不得增改卽有不得不增者須奉詳允明白
方行編入年終不復會計庶小民易于遵守而積猾
不得高下矣

一均供應照得太常光祿內府進貢等項銀兩事干重典非獨上江二縣當辨卽直隸諸州縣皆應有之乃近年以來一一取足兩縣加編千餘兩有零查得前編賦役書冊內開每石平米止編二錢七分則三錢二三分矣江寧地稍肥饒猶或可支若上元則近城膏腴田地俱屬軍屯僻遠山鄉始爲民土且低者濱江坍沒高者瘠磽不堪一槩加編何從措辦卽如龍袍扛夫銀兩每年編銀一百三十八兩今且借支一百四十八兩他項稱是年復一年何所底止蓋外縣徵解不前兩縣摧督難緩故因仍苟且莫可究詰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奎

也又有甚者齊庶人之喪禮銀兩年年會編侯伯之棺木恤典取足兩縣神京赤縣獨不可均攤外郡乎合無查照賦書冊除舊編外凡近年新增者均照外縣丁糧一例攤派庶都邑之民稍得蘇息而于陵寢重地裨益非小矣

一改漕糧照得兌運乃惟政之供漕糧實國儲攸繫事體重大上江二縣應難獨免但人臣謀國惟擇便宜事苟利民無嫌易轍使外郡之糧不運南都則上江兌糧無從抵補仍舊可也查得各省糧米歲運南倉者不下百萬餘石而上江之糧復從北兌無論常

例有費耗折有費水次有費以至淋尖踢斛等弊刮盡民膏卽過江蘆席楞木脚價之需總計十分之六倘以在京之糧實在京之儲前項皆可省也若外郡糧米則不然旣已運至南都仍服搬至倉所耗費不貲兌運尤便矧上元平米正副不過二萬有餘以彼易此甚覺輕便亦何所禁而不爲之一轉移哉先經大司農山西王公條奏事宜會議及此竟以事件頗多槩未議覆今若擇其相當者一更易之亦萬世之利也

一免重差照得上江二縣條編銀兩已奉明文一則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奕

均派矣每年仍有各衙門庫斗諸役工食取之條編差使則令親役每一八直則有常例有買辦有守候無名之費諸難枚舉群闔戶之老稚傾舉室之積貲僅足以償間有庸駑愚朴不諳事體者則顧募積猾以充工費十倍猶且嗷嗷稱苦蓋名雖親役寔則積棍當騷擾甲戶牽扯幫帖彌月積歲漫無休歇不至於吮盡膏脂不止也且每一編差夤緣請託遍及要津一失關防祇足供吏胥之賄免爾殷富坐享膏腴窮民甘受苦役奈何正賦之外復有正賦如此哉第事干各衙門相沿成套有司一議及此受謗受累莫

敢誰何非奉明文難革夙蠹也合無請乞曲爲調停
立爲經久長法寧厚工食仍行應役庶小民免重役
之苦而閭閻霑法外之仁矣

開秦淮通丹陽河議

國朝 程京萼

朱子謂岷山之脉一支南出而東北盡於建康其自
西折而北則起新安之黃山而南自績溪寧國廣德
建平溧陽北至金壇起茅山又北逕丹陽句容至鎮
江西南向金陵以起鍾山長山駒驪鎮江府山諸山之水
皆東滙於丹陽之練湖茅山以東之水皆東滙於金
壇之長蕩湖而曰句容以西則其水無不歸於金陵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宅

以西入大江山脉界於南北水源分自東西此天地
之性自然之勢也秦淮一水發源於句容之西而西
北流入於江此自開闢以來未之有改今進言者曰
秦淮本自句邑之三台閣而東滙於丹陽之香草河
又東北入江以西流之水爲東逝之川歷稽載籍未
見所據若信有之則自茅山以至鍾山其脉必皆能
飛度而後秦淮之洞貫穿穴乃無所不可有是理哉
說者謂由三台閣之東二十五里而至掘河此秦淮
之舊迹又曰掘河者秦人之掘處也按邑志有掘河
之名不詳所自其字則不作掘而作堀郡志又作崛

然則謂秦皇掘此以成河者其傳會鄙俚不待明者而後見矣且彼旣曰秦淮之正流而又曰始皇之所掘自相矛盾在已固無定見而欲天下信之其可乎蓋爲此說者但欲導秦淮於句邑之東而誣以本自東流不知水可誣而人不可欺也建康志云秦淮水有二源一發句容之華山南流一發溧水之東廬山北流合於方山埭西經府城中至石頭城注大江輿地志元和郡縣志祥符圖經並同皆無東滙之說又按句容縣志首列縣境之圖而識之曰句容大水西歸金陵又有三台閣圖而復識之曰本邑隨龍大水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突

內小水俱滙於閣右繞元武向西歸秦淮使此邦之人視其水之東西誠無關於輕重之數則未必三致意於此矣然則今之輕議開鑿者不獨有害於金陵亦非句邑之利也然猶可諉曰此形家之言也今使百萬之金錢可糜山陵之當道者可鋤百姓之冢墓田廬可毀開鑿深廣如意所欲身猶以爲不便請試言之句容金陵之有河也皆以夏秋之間山水時至非若淮北之運道有昭陽駱馬諸湖與濟汶七十二泉之灌輸也以地勢論則句容高於丹陽十餘丈高於金陵亦不下十丈當春水未生與霜降水落金陵

之地有舟楫而無所施况句邑乎十丈之高開未及
半山水暴漲層堰累閘猶或通舟然不待霜降已先
秦淮而涸矣若開至十丈與秦淮等其深亦屆秋冬
而必竭矣是此河一歲之中通舟楫之日少而廢舟
楫之時多也又奚賴焉或謂河開既深則東西皆得
江湖之助按自金陵至丹徒內地之勢俱高於江故
鎮江漕渠最易淤淺無歲不濬而金陵則河流視江
水爲消長大都河未枯而潮已縮故惟夏秋之際江
漲潮盈乃能有資於河而謂東西達江則終歲可以
通流亦未爲明於事情者也况既曰深通則水性就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堯

下設夏秋之間山水四發河流瀾漫外挾江湖直瀉
而下莫可止遏雲陽毘陵以東地勢尤卑必有陸沉
之患而金陵句曲亦有塌澤之虞當此之時孰任其
咎說者曰孫吳六朝嘗開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以
避京江之險未之聞乎是前事之師也噫彼偏安一
隅爲無聊不得已之計固有然者方今

聖明

在上梯航萬里海不揚波乃驚畏險阻於門庭戶牖
之前何所見之不廣也江自岷峨而下何在不險能
於岍之左右悉開一河以避之乎邇來上自金陵下
及京口百八十里之內洲渚叢生港汊錯列在在可

避風濤所謂黃天蕩者半爲葭葦之場江之不險又莫此爲甚矣且此江東則直達海門西則控引荆楚南岬上自慈姥浦下至下蜀港北岬上自浮沙口下至東溝濱江津要以數十計皆盜賊之所窺伺也墩臺瞭望櫛比鱗次以衛行舟而買舟客舫絡繹往來亦互相警察今盡驅入內河則二百里之天塹必爲萑苻之藪其險之可畏有信蕪於風濤者不是之察而猶自矜康濟之略多見其不知量也說者曰水之泛濫民之昏墊是亦有心地方者所宜加之意也夫句容一邑凡澗溪之可名者無不歸於絳巖湖以達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七

秦淮絳巖湖自孫吳下及宋明代修堤堰置斗門蓄水以資灌溉近日居民乃悉占而爲田湖之存者無幾矣秦淮源遠而受水衆今鄉間諸支河旣爲民田侵蝕日以湮沒城中則正流淺狹而支河澱淤有夷爲平陸者水潦爲害職此之由今不知復絳巖疏秦淮以瀦以洩而以通丹陽爲得計猶人之病在脾胃而欲奏功於喉舌也豈不謬哉自隋唐以來千數百年未聞持此議者近乃有無知之商賈郊野之細民初爲是說而好事之徒從而和之巧言如簧冀以煽惑當世求非常之功乃於先賢則爲刺謬於古籍則

為無徵於事理則為乖舛詳究終始無一可者某學
識疎淺何敢論列是非獨念金陵冠冕南服本諸山
川之靈懿使可任情開鑿則古之建邦立國者何取
於相陰陽觀流泉哉況此千數百年之中豈無命世
之君子奮然為民興利考其所議唯在於修赤山之
塘濬秦淮之支而不聞襲破岡上容之餘智者何也
彼固知此河之開而必廢有損於財而無益於民也
尚書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敢私議之以
待採擇

考

上元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七

金陵東山考

明顧起元

會稽臨安金陵三郡皆有東山俱傳以為謝安攜妓
之所按謝安本傳初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支
遁遊處被召不至遂棲遲東山唐裴冕與呂謂等鑑
湖聯句有興發還尋戴東山更問東此會稽之東山
本傳又云安石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
歎曰此與伯彝何遠今餘杭縣有東山東坡有游餘
杭東西岩詩註云即謝安東山所謂獨攜縹渺人來
上東西山者是也此臨安之東山也本傳又謂及登
台輔於土山營墅樓閣林竹甚盛茂每攜中外子

姓遊集今土山在建康上元縣崇禮鄉載建康事迹
云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亦號東山此金陵之東
山也然南史載宋劉劬經始鍾嶺以爲棲息亦號東
山金陵遂有兩東山矣

